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 目錄 卷一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荀子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録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

相校除重復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註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

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荀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

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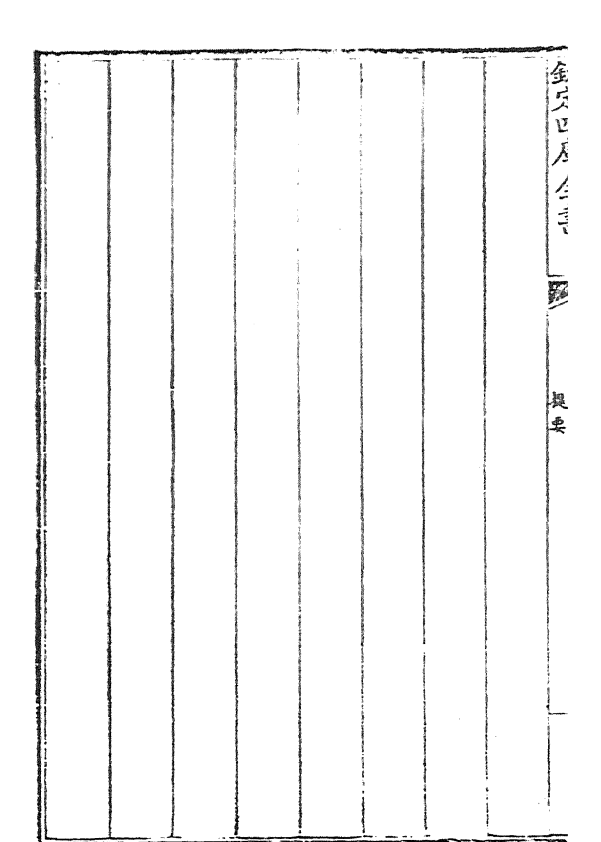
是性僞之分也其辯白僞字甚明楊倞註亦曰僞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

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儒家類

荀子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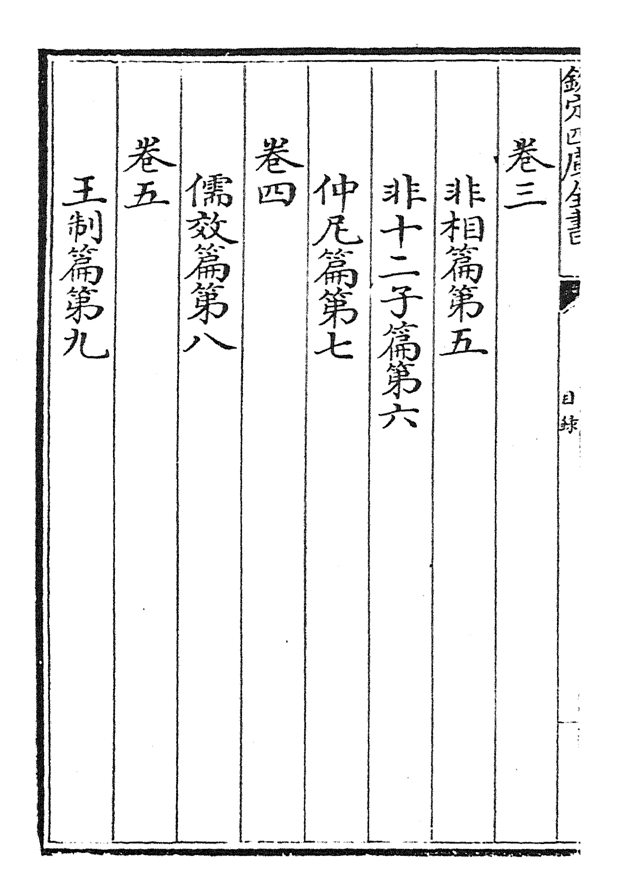
勸學篇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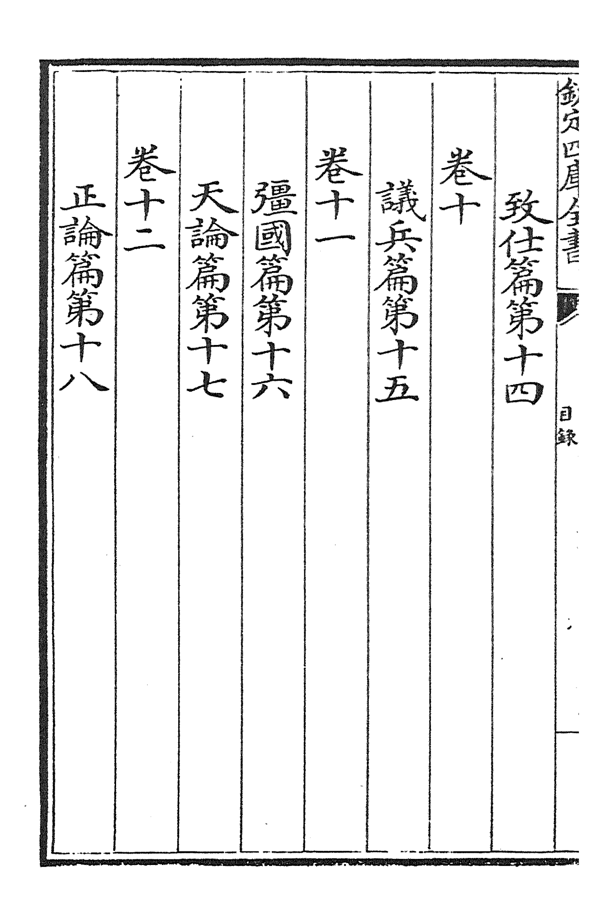
修身篇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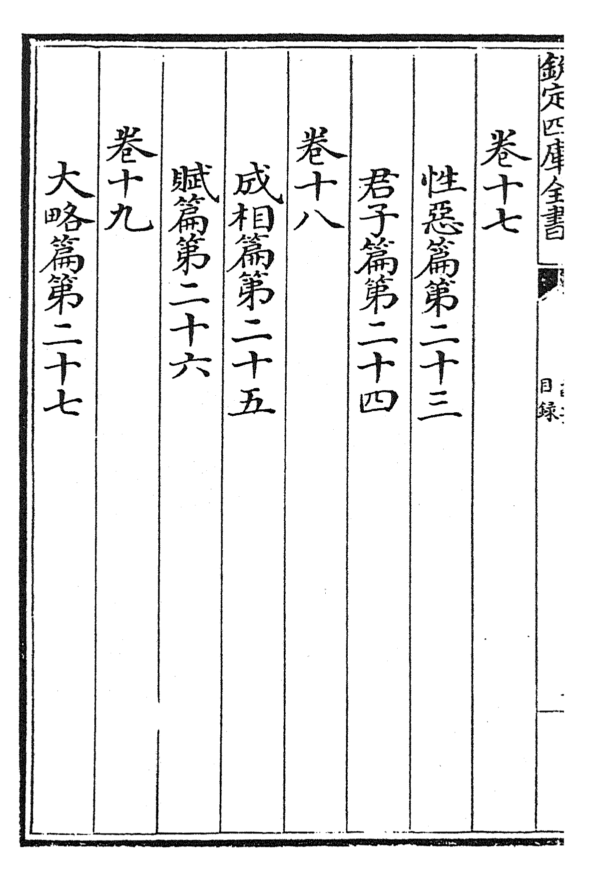
卷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楊倞註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絶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

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音几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絶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黄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取慕而孟子有趙氏章

楊倞註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絶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説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

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音几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絶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黄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取慕而孟子有趙氏章

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誓不絶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脱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説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輙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

多敘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葢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卷一

唐　楊倞　註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出之於水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嬴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有佽飛得寶劒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

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

鷦鷯巢於葦苕苕之以髮可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何也所託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萐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

溺中則可懸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亦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名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

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音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

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敖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

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毛萇云鳲鳩鵠鞠也鳲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之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

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崖岸枯燥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

聲已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襃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為已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

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蝡蠢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蝡音人元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為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纔同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譟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嗷聲曰嗷嗷然也嗷與傲通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强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贊古字口與言多通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

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之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

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者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以不材木為材木也

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麄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

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紓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惠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

以貫穿之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

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

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爲賊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注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潝許急反訿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

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僈舒緩也爾雅云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

固辟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鄙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謟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謟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同義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

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舒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虚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漸進也或曰漸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

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優也自闕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疾不能運動也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禮樂

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凡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

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

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懦㒷也又云解偷懦謂惰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事則佞兑而不曲兑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愨辟違背不能端愨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敬謂不敢放誕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乖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

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遠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厚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

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累舉同異故曰此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揔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侔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倚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

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重意莊六十四章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源江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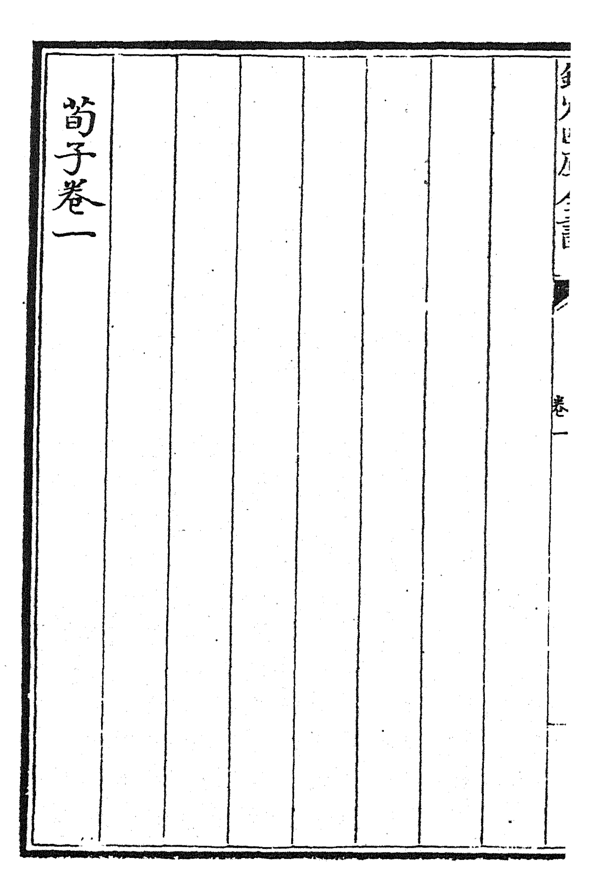
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

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凶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患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又與此同也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

務報如此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佑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恩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滅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



荀子卷一

荀子卷二

唐 楊倞 註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龍蛇何

必沈身也

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

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

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也

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駮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

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縛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

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也愚則端愨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

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欲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怠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懁同說文云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為濕方言云濕優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

挈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挈修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也潐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為惑惑惛也楚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潐子誚反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

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

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

則失之操持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存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漓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無問反分之使當其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

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

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言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與晻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渫同嫚也殃或爲袂恭儉者偋五六也偋當爲屏却也說文有偋字僻寠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薄薄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也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

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戲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絭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刺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佞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

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憂字耳内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

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員曰吳王兵敗于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钃刺也之欲反古良劒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钃爲所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

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及）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為異耳）人之有鬭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鬭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恈恈愛欲

之貌方言云恈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為于偽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䱁者浮陽之魚也鯈䱁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䱁字葢當作鮁說文云即鮨鮪鮁鮁字蓋鯈魚一名鯈鮁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鯈音稠鮁布末反胠於沙

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揚子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同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責人也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

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當為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

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所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撿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

盜陶當爲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

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蔽隱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

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智同義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之制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僈當爲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此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枉之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凡人有所一

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

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

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二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汝鹽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諒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禮記曰故鳥不獝許聿反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為慊厭也苦康反或

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蕃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

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憪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僩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

得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窌窖窌匹皃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

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前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汃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汃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熟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熟甚也甚脩飾作為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

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之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鉛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耶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

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

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有舊也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 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共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三至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蕭大賓

荀子卷三

唐 楊倞 註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載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

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

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訛也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氏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

葉公子高入據楚

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皋陶之

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鬚蔽其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尹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矣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

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又曰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僻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弃其親家而欲

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

若倩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于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已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遺讀為隨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曰以

其有辨也（辨別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測吏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疎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踰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人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獨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

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識甲而易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辯說測度度徒洛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古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

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網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

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痺音同渚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

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訣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堰檃括之於已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諛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已猶正

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已而馴致人也或曰枻當為栧枻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匡弓弩之器也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矜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

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芬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音税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

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起於上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

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致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文謂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

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昬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飾邪説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鴞同欺惑愚衆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故蕩恢大也嵬謂為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説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謹於飢寒命之

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有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香季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也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在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于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驕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公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僈輕也輕僈差等謂欲使君臣

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偽言自相矛盾矣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紃察則疏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

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辭謂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

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説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説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説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瞀儒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佝音寇又音抽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

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奥窔之間簟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内也歛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

不願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子末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

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沉也流者不復返沉者不復出也所言皆守典法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淫僻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

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

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勢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

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動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誤耳縱與蹝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弭反訾將

此反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

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為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為肆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多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紫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謂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俛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

詳或曰讀為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緌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趯跳躍之貌莫讀為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于反瞑毋丁反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

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謑音傒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强之

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㥏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詬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㥏爲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第作其冠未詳神禫當作沖澹謂其言淡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弊也彼君子則不然佚

而不惰勞而不優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

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幷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爲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

者夹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夫決謂斷決之大者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覬欲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三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過也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竪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也非以義服之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趣也審勞佚謂審知佚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廪修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寛

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侯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三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示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

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摶同早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

尊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如言巳之善寡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

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媚愛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除怨不念舊惡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讀為

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

豫猶恐及其旣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旣旣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抑傷之也擠排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恣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僨也炊與吹同僨當爲僵

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侻音兑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教厚而専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勧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衏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經音俓詘時伸則伸也勢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勢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荀子卷四

唐 楊倞 註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及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

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道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歸畿内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

也周公所以少項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

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録故以荀卿爲孫卿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　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　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爲順下矣必不爲悖亂也　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

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因稟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居者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

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闕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官有父母者取多也孝悌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

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

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

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

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

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
為士也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
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
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
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塗與途同鄉也效門室
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

慁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舉皆也顔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貣行乞也貣貸士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

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
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
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
尊貴敬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
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
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
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
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

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貴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伸讀為身字

（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顛項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能為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撟飾其情性（行法謂行

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肢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物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

多如理一人之少井井兮其有條理也井兮良易之貌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為儼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厭厭兮其能長久也厭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葳蕤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皆行事不當理此已上之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

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

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而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霍叔懼曰出三

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嘗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上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剖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揀擇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鄉讀曰向後也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

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化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劒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以冕而舞大武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閭不閉閭門扉也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當是時也夫又誰

為戒矣哉太平如此誰復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遂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細微之物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徵驗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

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遠去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為責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易也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為嬧霒下界反倮音果嬧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

（今冠蓋亦比之謂彊為儒服而無其實）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

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别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别况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怱反儗讀為疑㤰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慚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

合之以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
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
百里之地久外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
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
王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
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
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明
之謂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

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下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它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力然也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

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隆厚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及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

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師法貳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

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讀為販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謂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指也於宵反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

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揔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

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敎化也人以敎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告而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之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

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卷四